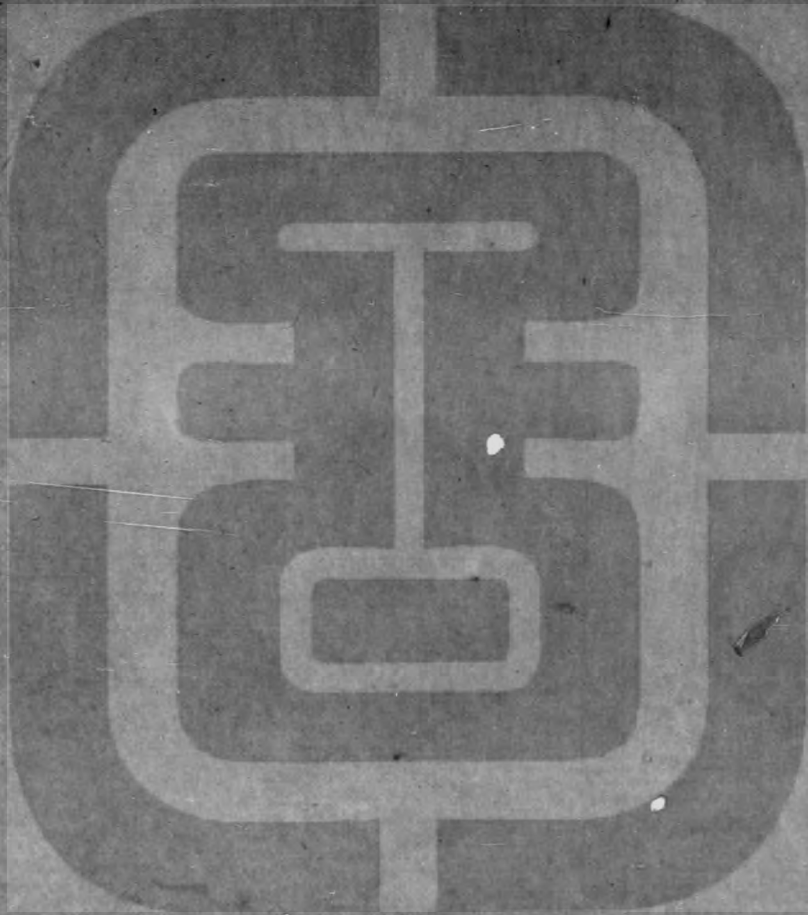


宋書



四十四

宋書卷四十四

臣

約

考

新疏

素顯

孔觀

都察字元琬豫章高安人也高祖漢書祖玄世
為晉尚書吏部郎祖晉之鎮南長史父胤之世
祖征虜長史吏部郎彭城王義康大將軍長史
豫章太守光祿勳琬初為州西曹主簿南燕王

義宣征北行參軍等參軍又隨府督騎參
軍仍轉府主簿江州治中從事又世祖起義版
我為諸國將軍南陽太守宣位高簡於廣州
攻圍踰年乃克以宣為江州刺史宗愨所
執值赦原琬亦與宣同逆實敗從誅琬等
環亦坐誅琬在遠又有功竟死遠徙仍停廣州
及之得還除給事出尚書庫部郎都水使者
拜尚書左州大中五年
年車駕幸歷陽追
宣之舊下詔曰故少
祿勳前征虜長史

鄧胤之體局沈隱累任著績朕昔當藩重胤先
佐務心力款盡弗忘于懷感息環凶特自取
誅前胤恩及琬特免釁戮今可擢為給事曹郎
侍郎以旌胤之宿誠明年出為晉安王子勛鎮
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狂悖無道
以太祖世祖並第數居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
既同深構嫌隙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子
勛死使至子勛與籤謝道遇齋帥潘欣之侍書
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

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自口
其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
事猶獨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
士廢昏立明景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稱子勛
教即日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
之口言曰曰少主民自狂悖戾並足諸君所見聞
顧命重臣悉皆誅戮驅逼王公幽辱太后不逞
之徒共成其讐費京師諸
思亦當莫因身義兼家國豈可坐視橫流今便欲

元江之衆就檄逆遠以謀王室於諸君何如

一 錄事參軍陶潛少主昏狂醜毒已

一 行於古殿下當之於今鄱州士子世

一 屬之戴之會請效死前驅衆並奉亡臣文武

一 亮為諮議參軍領山兵加學

一 張沈為諮議參軍統作

一 沈伯玉荀道林等參贊書

一 守沈懷遠言嶮山太守薛常寶一郡始

一 陽與新蔡太守董芝並為諮議參軍領

及慈惠人陳紹宗並為將帥初廢帝使荆
州刺史長史荆州行事張悅下至盆口琬
等奉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之車以為司馬
琬等將軍加琬冠軍將軍二人共掌內外眾
遣將軍俞伯奇率五百人出斷大雷林絕商
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
日之內但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山麓不壘
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冲之郡始至孤石琬
以中之

參軍領中兵加輔國將軍

陶亮並統前軍使記室參軍荀道林造檄文
馳告遠近會太宗定亂進助號車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吏並喜造琬曰暴亂
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為公私大慶琬以子勛
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世祖理必萬克
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
事耳眾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
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
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顛梁州

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
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
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惠文吳郡太守顧琛吳
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
熙並同叛逆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爲冠軍
將軍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
至鵲頭聞尋陽兵起停住白太宗進止之宜太
宗以子勛起兵本在幼主疑其不即解甲不
欲先彰同異故令進道信未報琬聞子元停鵲

不進進數百人劫迎之乃建牙於桑尾

京師曰陽六數艱雲雷高皇受歷時

纒頓於促路文祖定祥係昭睿化前躬於中年

以縱禍三綱理滅宗主俛首姑息逆朝枕戈無

聞偷榮有秩孝武皇帝釋位泣血糾義入討投

袂戎首親戮鯨鯢九服還輝兩儀更造而穹且

不惠棄離萬國皇運重替嗣王荒淫孤以不才任

居藩長大懼宗祚殲覆待日故招徒楚郢飛檄

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廟復安海昏有

紹世圖宗未悔禍我亂奄臻遂矯害明茂真竊
天寶及道効允莫我直徒于我昭穆實我兄弟
恣鴟鴞之心蹈倫類之志復移鼎祚誣罔天人
親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之戮登三降
肩池御晉鄭是依盛漢中陵居章上抗節支苗輕
屬猶或忘驅況孤忝惟臣子情地兼切號一
隅心與事痛痛是用飲血在金誓復宗祀今遣輔
國將軍諮議領中直兵孫 之龍驤將軍陳紹宗
率幢一之 但甲二萬沿河電發運取白山下龍

馬將軍領中直兵 建威將軍領中直兵
沈懷寶長戟萬刃羽騎千 徑出南州直造朱
雀寧朔將軍諮議領中直兵陶亮龍驤將軍焦
度撫中黃之旅梟雄三萬風掩江介雲臨石頭
建威將軍張洌龍驤將軍何休明提有獲之徒
勁悍之卒邪趨金陵北指闔闔龍驤將軍張係
伯龍驤將軍陳慶勒輕銳五千疆弩一萬飛鋒
班瀆齊會西明冠軍將軍尋陽內史鄧琬撮湘
雍之兵勇敢四萬授律總威颯集京邑征虜將

軍領府司馬張悅蒼兕千艘水軍五萬大董羣
校絡繹繼道冠軍將軍豫章內史劉衍寧朔將
軍武昌太守劉弼寧朔將軍西陽太守謝稚達
威將軍領中直兵晉熙太守閻湛之皆掃境朕
兵薦誠請効後將軍鄖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懷
恩纏慕鞠旅先辰冠軍將軍湘州刺史邵陵王
子元席颿陵波整衆過至前將軍荊州刺史臨
海王子頊練甲陝西獻捷數輔國將軍冠軍
長史長沙內史何惠文見拔先皇誠深投袂冠

軍將軍雍州刺史袁凱不謀曰契雷

武將軍順陽太守劉道宣長心把慨不遠三千

梁益青徐兗豫吳會皆密介師誠拉言為表裏

孤親總烝徒十有餘萬白羽咽川霜鋒昭野金

聲振谷鳴鑿昭天凡諸將帥思無匿情智無

遺計果幹剛鷲譎略多奇水陸長驅數道並進

發舟踰險背水爭先以此衆孰能斯禦推此

義鏡滄海可聖諸君或荷龍前朝感恩舊日或

亦廿世貞淳見危授命而逼迫寇心手効節莫由今

大軍密邇形援已接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便宜
轉禍趣福因變立功夫旦與與三監並時金霍
與上官共主邪正粗雜何世無之但績亮則名
播女驍則道消耳紀季入齊陳平歸漢身尊譽
遠明誓是哀成範全規股監匪遠若玩咎惟休
告舍周悟則誅及五族有殄無遐軍科爵賞信
如激日巫山既燎芝艾共烟幸邊良塗無守毀
檄到宣告咸使聞知宗禹尸侯布緡二
山匹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太宗建荆州與

鐵郢守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表請職書數功
勳勿解甲并奉表勸子貞上世郢州承子勳初
檄及聞太宗定大事即解甲下標繼聞幸陽不
息而頭又響應郢府行事錄事參軍荀下之大懼
慮為琬所咎責即遣諮議領守兵參軍鄭景玄
率軍馳下并送置糧琬乃稱說符瑞造乘輿御
廉云松滋縣生豹自來柴桑縣送竹有來奉夫
子字又云青龍見東淮白鹿出西岡令顧照之
撰為瑞命記立宗廟設壇場為崇憲太后聖

今羣僚上僞號於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位
於尋陽城改景和二年為義嘉元年以安陸王
子綏為司徒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
車騎將軍臨海王子瑛衛將軍立開府儀同三
司邵陵王子元撫軍將軍其日雲南聘令行禮
云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為蒼室其偽殿
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鷓集其廳又有八鴛鴦集
城上子綏拜司徒日雷有其震其黃閣柱鷓
尾遺地又有鳩棲其帳上以鄧琬為左將軍尚

書右僕射張悅為宣將軍吏部尚書征虜將軍
如故進袁顛號立北將軍尚書右僕射臨川
內史張淹為侍中府主簿顧昭之武昌太守劉
弼並為黃門侍郎廬江太守王之仲委郡奔尋
陽亦為黃門侍郎鄱陽內史丘京先廬陵內史
殷損西陽太守謝程後軍府記室參軍孫詵
沙內史孔靈產參軍事沈伯玉荀道林並為尚書
右郎荀卞之為尚書左丞府主簿江文為右丞府
主簿蕭寶欣為通直郎琬息粹悅息洵並正

負郎粹領衛尉洵弟冽司徒主簿建武將軍領
軍王晉熙太守閻湛之加寧朔將軍廬陵內史
王僧虔為祕書丞桂陽太守劉卷為尚書殿中
郎褚靈嗣潘欣之沈光祖中書通事舍人餘諸
州郡並加爵號琬性鄙闇令員各過其貳必具酒食
皆身之目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
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
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八委褚靈嗣等三
羣小橫恣競為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

宗 王玄謨領水軍南討
吳興太守張永為其必以繼又遣寧朔將軍尋陽
內史沈攸之寧朔將軍江方與龍驤將軍劉靈
遺率衆屯虎檻時東賊甚急張永江方與回軍
東討尚書下符曰夫晦明遞運崇替相公帝宋
之靈心業維永聖祖重光氤氳上業狂民本
國 靈以系毒流九縣曩穢三靈指紳戮辱黔庶
塗炭人梓同憤朝野泣血聖上明睿在躬膺符
握曜春暉宗國夙夜劬勞懼社稷漚蕪盡倫左

社天威雷發氣冷冰消殄凶譙門不侯鳴條之
旅云虐牧野無勞孟津之鉞華夷即晏晏維
光二鑑聞於管絃趨翔被於冠冕同軌仰化異
域懷風劉子勛昏世稱兵義同前朝惡明朝不
同誠邪正窺窬畿甸逼逼兩江陵上無君暴於
遐邇通王赫斯怒興言討違命彼上將治兵
寧代今道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輕銳之
舟元邁龍驤將軍劉靈寶月林虎旅連鋒繼
戰即討前鋒諸軍冠軍將軍元州刺史

殷孝施 濟河 擊平 電擊 雷動 使持節 車騎將
軍 江州 刺史 曲江 縣開國 侯 公 諡 恭 從 五 萬 董
統前師使持節侍中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
仁擁神州之衆總督羣帥龍驤將軍劉劭寧朔
將軍劉懷珍步騎五千直指大雷寧朔將軍柳
倫司州刺史龐孟虬淮頴突騎邪趣西陽使持
節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總勒步
師連旗百萬河舟代馬過驚江濱越棘吳鈞交
曜畿服茄鼓動坤維金甲震雲漢掎角相望水

弘治四年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監生王相

陸俱發冠軍將軍武念率雍司之銳已據樊沔
徐州刺史申令孫提彭宋剽勇陵塗焮奮皇上
當親馭六師降臨江服旌旆掩雲舳艦因海音
吳楚連衡燕淮勁悍塵擾區內聲沸秦中霧鬱
埃滅豈非先鑒而嬰彼孤城以待該天之網迫
此烏合以抗絡寓之師雲羅四掩霜鋒交集
功颯之拂細草烈火之掃寒原燹卷之形昭然
已矣朝廷惻愍我僚吏哀我士民並亦何辜
狗誤迷黨故加宣示人令得自新如其淪惑不改

抵肩王威同焚旣至

海軍奉詔以四五

弱不_二平_一陷難兵交之日不_二要_一加侵犯若有

損誅_二無_一貸左右主帥_二嚴_一相衛奉誥誤之罪

無所_二同_一琬遣孫沖之率陳紹宗胡靈秀等常寶

張繼_二焦_一度等前鋒一萬來據赭新沖之於道

與子_二勳_一言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踴躍

爭效_二命_一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下_二魏_一遠遣陶亮

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

中_二沖_一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為右衛將軍統諸州

其俱下鄂州軍主鄭景文荊州軍主劉亮湘州
軍主何昌梁州軍主柳登雒州軍主宗庶等合
二萬人一時俱下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
自上廢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雒州時亮遣
之來寇廬江臺軍主龍驤將軍段錦榮受命
討之更使佛榮領鐵騎一千回軍南討三月二
日水陸攻赭圻亮等棄軍來救殺孝祖為流人
所中死軍主朱輔之自諫之亮驤付並失利輔之
副正員將軍皇甫仲遠驪之副虎賁中郎將

宗庶並沒孝祖亮驤付並失利輔之

東軍已捷江上與復還虜亮建安王休仁地方
與劉靈遠各領三千人助赭圻以方與領孝祖
軍所攸之代孝祖為前鋒都督沖之謂陶直曰
孝祖身兼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
當直取京都亮不從太宗遣員外散騎侍郎王
道隆至赭圻督戰孝祖死之明日建安王休仁
又遣軍主郭季之馬步二千就攸之攸之乃率
季之及輔國將軍步兵校尉社幼之等率將官

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朱輔之自外散騎
侍郎高遵世馬軍主龍驤將軍頓生段佛榮等
三萬人詣且進戰奮奮大破之斬獲數千追奔
至楚山而及冲之空守於湖白口氣亦二城為軍主
張與世所拔陶亮習湖白二城陷後大懼急呼
軍之還龍驤是留龍驤官實代冲之守諸將先於楚
山及諸將分立營若亦悉敗還共保濃湖濃湖
即在鵲尾時言

百斛錢五萬

國人不見其米二
上米三

百斛錢八千斛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若

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

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欲署內監在家亦

上米七百萬斛錢二十萬雜穀二千斛同賜

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琬又遣

國將軍豫州刺史劉胡率眾三萬鐵騎二千來

屯鵲尾胡宿將屢有戰功素多狡詐為衆推

一曰監生

一曰監生

一曰監生

世之等甚憚之時胡鄉人蔡那夜長生張敬等
各領軍隸彼之在赭圻胡以書招之那等並
絕胡因要那等共語陳說平生那等詰謂說
歸順胡回軍入鵲尾無他權略輔國將軍
平定三吳率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
於戰鳥山築壘分道千人乘輕舸二百與倭
生為游軍薛常寶糧盡告胡求援三月二十
日胡率步卒一萬夜斫山間道以布囊運米
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得入

之率衆軍攻之軍主郭秀之荀僧韶
宗等率衆三千為彼之勢爰明發所由橋道僧
韶等接楫行戰復橋得渡軍主劉沙彌輕騎深
入至胡麾下遂見殺彼之策馬陷陳回還為追
騎所刺馬軍主段佛榮武保救之得免並殊死
戰多所傷殺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道走棄
勝追之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惶
懼無計遣信告胡欲突圍奔出四月四日胡自
率數千人迎之常寶等開城突圍走彼之率輔

國將軍沈懷明軍主周普孫江方與申謙之等
諸軍悉力擊之吳喜率衆來赴爲胡別軍所圍
甚急有人來捉喜馬將蔡保以刀斫之斷手然
後得免正負將軍幢主下伯宗江夏國侍郎幢主
張煥力戰沒陳伯宗益州敕史天與子也攸之喜
等苦戰移日常寶張繼伯胡靈秀焦度等皆被
重瘡走還胡軍赭圻城陷斬僞寧朔將軍南陽
太守沈懷寶僞奉朝請領中告人督戰謝道遇
納降數十陳紹宗單舸奔西岸與其部曲俱還

鵲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樓進討赫連胡
紹宗陳慶率輕舸二百大艦五十出鵲外挑戰
吳喜張興世佼長生等擊之喜支軍主吳獻之
飛舸衝突所向摧陷斬獲及投水死甚多追至
鵲裏而還太宗慮胡等或於步路向京邑使寧
朔將軍廣德令王蘊千人防魯顯時胡等兵畏
疆盛遠近疑惑太宗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
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之杜幼文因
此求黃門郎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

仁即使褚淵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
臨難以干朝典豈臣下之節邪始安內史王
職之達安內史趙道生安成太守劉襲並舉郡
奉順琬遣龍驤將軍廖琰率數千人并發廬山
白丁攻襲襲與郡丞檀玠拒戰大敗玠臨陳見
殺襲棄郡走據嶮曰守琰虜掠而退襲復出據
郡時齊王率衆東北征討而齊王世子爲南康
贛令琬遣使收世子世子月心蕭欣祖桓康等
數十人奉世子長子奔竄草澤召募得百餘人

山世丁世子自號寧朔將軍與南康

前南海太守何曇首

傳造東莞童禽等據郡起義琬徵始興相

主爲御史中丞并令率郡人俱下

避之於揭陽山琬遣武昌戴凱之爲南康相出

于率衆攻之凱之戰敗遁走世子遣幢主檀

定十人成西昌與龍表相應琬又遣廖琰與其中

兵參軍胡昭等統不羈於西昌堅壁相守琬召豫

言太守劉衍以爲左將軍中護軍殷季代爲豫

言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龍象等衝陽內史王應
之率郡文武五百許人起義於龍象何慧文於長
沙徑至城下慧文率左右出城與戰應之勇
奮發殺數人遂與慧文交手戰所慧文入倉
慧文所應之斷足遂殺之時湘東國侍郎盧洽
爲太宗督國秩在江東勸太守顏躍發兵應朝
廷躍不從洽乃投江陽收募得數百人還欲攻
躍躍懼求和許之有衆二七 顏微慧文率衆
下尋陽發長沙兵行數百里聞洽起兵乃回還

攻洽洽尋戰敗奔走殷孚既夫始興以郡五官
掾譚伯初留知郡事士人劉嗣祖等斬伯初據
郡起義琬遣始興太守韋希直鷹揚將軍楊
弘之領衆一千討嗣祖嗣祖亦遣衆出南康與
齊王世子合希真等以義徒彊盛住廬陵不敢
進廣州刺史素曇遠聞始興起義遣將李萬司
陳伯紹率衆討嗣祖嗣祖遣兵戍浚陽萬周亦
筑木壘相守嗣祖遣人誑萬周曰尋陽已平臺遣
劉勔爲廣州垂三萬周信之便還龍象番禺夜

以長梯入城，曇遠怯弱，無防聞。荳周反，便徒跣出奔。萬周追斬之於城內。交州刺史檀翼被代，還至廣州，資貨鉅萬萬。周誣以爲逆，龍表而殺之。遂劫掠公私銀帛，藉略素檀珍寶，翼悉以自入。素顓悉雍州之衆來赴尋陽。時孔道存爲衛軍長史，行荊州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代之，以道存爲侍中行雍州事。柳元景之誅也，元景弟子世隆爲上庸太守，民吏共叛。世隆起兵，召世隆不至。顓既下世隆，乃合率蠻宋二千餘人起。

義於上庸來，匪果陽道存遣將王式臣、康元隆等迎擊於萬。世隆大敗，還郡自守。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次上。又遣彊弩將軍任農夫振武將軍武會倉，從僕侯射全景文、軍主劉伯符等領之，繼至。取之繕治船舳材板，不周。三無所出，會琬送三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驟，不還。榜軍突橋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自檀船艦殺沒數一人，是流而下來泊攸之營。於是材板六足，琬進袁顓部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

六月十八日劉亮率軍一船千艘來入鵠尾張興世
建議越鵠尾一渡鎗以溪斷其糧道胡亮亦攻之不
能剋事在興世傳劉亮率所領至胡亮石下胡遣
其副孫犀及張靈信度鐵騎五匹越澗取亮不
能得犀回馬云亮使一卒善射者夾射之墮馬
斬犀首張繼伯副馬司率所領來降劉亮營見
深入賊地哀詔畏憚之曰賊入我肝臟裏何由
活劉明率輕騎四百自田鵠尾內路欲攻錢溪
劉明其長史士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習水戰

關若步戰怕在數萬八中水戰在一舸之上一
類各進不復相關正光三十一人中取此非甚大
之計吾不為山乃荒瘴疾往鵠頭不進遣使馳

將軍陳慶領二百騎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
武會合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不
敢起錢溪於梅根一些石胡別遣將王起領百騎
文興世與世擊入命之胡率其餘舸馳還謂頭
已與世營兵石已立不可攻昨日小戰未足為
類與世營兵已與南陽人雷諸軍兵過其上大軍在

此鵠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圓中不足獲慮
顓怒胡不戰謂曰糧運梗塞言如此何胡曰彼
尚得沂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沂流越我
而下邪顓更使胡率步兵二萬鐵馬一千往
與世休仁因此公即沈攸之長言使長生劉靈
劉伯符等進古澧浪湖造皮艦十乘拔其營據
戰移日大破之顓被攻既急馳信召胡令還張
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軍乏食琬大送資
糧長興世不取下州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資

實爲復沒都盡燒米三十萬斛胡衆駭懼胡別張

喜來降說胡欲叛八月二十四日胡誑顓云更率

步騎二萬上取興世兼亦下大雷餘餽令顓悉度

馬配之其夜委顓奔走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

辦船舸悉撥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顓聞

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胡率數百舸二

萬人向尋陽報子勛詐云袁顓已降軍皆散唯

已率所領獨反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據

盆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取沔口琬聞胡去

惶擾無復計呼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唯
云更集兵力加賞五階或云三階者張悅始發
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
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既至悅曰卿首唱此謀
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
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
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懼不能應第二子徇提刀
走出餘人續至即斬琬琬死時年六十時中護
軍劉順在座驚起抱悅左右人欲殺之悅顧曰

護軍方止

欣之聞琬

人語之曰鄧琬謀反即已身戮欣之乃回還

琬見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

休仁命蔡那子濟洧以父爲太宗効力被繫作

部因亂脫鎖入城執子勳囚之沈攸之請置空

江州斬子勳於桑尾牙下傳首京都劉順及

同逆並伏誅吳人喜張與世進向荊州沈懷明向

鄧州劉亮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

仁任農夫向豫章所至皆平定劉胡走入沔衆

魏徵比至石城殺餘數騎竟陵郡丞陳懷具言
一也聞胡經過率數十人斷道邀之胡人馬既
一或自度不免因隨懷具入城告渴與之酒胡飲
一而具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京邑張興出京
一追胡未至石城數十里逢送胡首信將還
一竟陵殺懷真竊不其功鄂州行事張沈偽竟陵
太守在京生聞敗變形為沙門逃走追之擒伏誅
一荆州開農湖平議欲更遣軍與鄂州人執又欲
一折像也陵經日不決乃遣將趙道始於一津

一任漢成沙橋諸門津

一有也其人情

將士漸逃散更議奉子

一益州就蕭

一阮道預邵宰不同曰

一別言諸藩若敗迷

一歸順者悉復本爵以任

一已斷白帝楊伯嗣

一據梁州雖復欲西豈可得

一道憲解遣白丁遣使歸罪荆州治中宗

一姚儉等勒兵入城殺道憲預

一掠府庫無復子遺執子頊以降

一東巴東太守羅實稱辭以拜

分已東人任叔兒聚徒起義信三言...
特疑未決暴疾死叔兒乃自號輔國將軍...
據白帝殺寶稱二子阻守三陟蕭...
壽等五千人攻叔兒叔兒與戰大破之斬...
子頊又遣中兵參軍何康之領軍守討叔...
兒軍至陝口為夷帥向子通所破旋身走還叔...
兒遂固白帝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歸順...
聞柳世隆劉亮當至眾悉奔逃道存及三子同...
時自殺何慧文始謀同逆其母禁之不從母...
携女歸... 遽嫁之... 慧文才集...

曰既陷逆黨以手宝思義天網雖復恢恢何面目...
以見天下之士和... 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而...
死顏... 還都說其始時同逆密使人殺...
之初淮南之後人賈襲宗本縣已為劉胡所...
率二十人焚沈傲之傲之言之建安王休仁休...
仁表為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為胡所...
會以火炙之問... 消息一無所言... 瞋目... 讀胡...

曰言無二內侮窺神器未聞奇謀遠略而為
炮烙之刑僕木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
前軍將軍孫元道與志不同逆為琬所誅其
順見害者並為上所慈詔曰前鎮軍參軍督
范道與琬之舊孫經從北藩從役南畿遭離命
會親恩回節受害遂言念純誠良有憫愴可
贈官外散騎侍郎南城令鮑法度後軍典籤馮次
民永新今應生新建今庫及實上饒令黃難等違
命議順同被誅滅言念既往宜在追榮可贈官

奉朝請法度南臺御史次民延寶難並自外此
軍有司奏寧朔將軍督梁州之梁郡諸軍事豫
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竟陵張興世都統水軍
屢戰剋捷仍進斷賊上流錢溪貴口苦戰平定
凶逆今封南平郡作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寧朔將軍參司徒中直兵軍事廣平校長生司
統水軍屢戰及興世上據錢溪長生獨距知衝
要功次興世今封武陵郡遷陵縣開國侯食邑
八百戶寧朔將軍試守西陽太守吳興全景文

尚書比部郎吳縣孫超之假輔國將軍右衛將
軍南彭城劉亮等三人並經晉陵苦戰景文超
之仍又北討破盩水軍斷賊糧運及經葦亦石
梁二處破賊亮南伐經大戰又最處險劇景文
今封西陽郡孝寧縣超之封長沙郡羅縣亮封
順陽縣並開國侯食邑各六百戶假輔國將軍
驃騎司馬劉靈遺寧朔將軍右軍蔡那寧朔將
軍屯騎校尉段佛榮等二人統治攻道並經苦
戰靈遺今封新野郡新野縣那封始平郡平輿

縣佛榮封湘東郡臨蒸縣並開國伯食邑各五
百戶假輔國將軍左軍吳興沈懷明龍驤將軍
積射將軍東平周盤龍司徒參軍南彭城李安
民等三人懷明經平陵破賊又水軍南伐統治攻
道盤龍雖不統軍並經大戰先登陷陳安民又
隨張興世過斷錢溪別統軍貴口破賊令封襄
明建安郡吳興縣盤龍封晉安郡晉安縣又民
封建安郡邵武縣並開國子食邑各四百戶假
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彭城杜幼文龍驤將軍羽

林監太原王縝之龍驤將軍羽林監濟北頓生
龍驤將軍羽林監沛郡周普孫自外散騎侍郎
朱重恩等五人幼文經晉陵破賊在軍統八道
南伐濃湖普孫副沈攸之都統衆軍穆之生重
恩並南伐有功今封幼文邵陵郡邵陽縣穆之
封衡陽郡衡山縣全封始平郡武功縣普孫封
順陽郡清水縣重恩封南海郡龍川縣並開國
男食邑各三百戶江方興以戰功爲太子左衛
率賊未平病卒追封武當縣侯食邑五百戶

興濟陽考城人衣冠之舊也龍驤將軍虎賁
郎將董凱之隨張興世破月白城先登封河隆
縣子食邑四百戶軍主張靈符東南征討有功
封上饒縣男食邑三百戶前征北長兼行參軍
楊覆以貴口有功封綏城縣男食邑二百戶追
贈虞洽檀玠給事中李萬周爲步兵校尉東
懷真以斬劉胡功追封永豐縣男食邑三百戶
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名坳胡以其顏面坳黑
似胡故以爲名及長以坳胡難道單字爲胡出

身部將捷口善處分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太祖元嘉二十八年為振威將軍率步騎三千討上如南山就溪蠻大破一孝建元年朱脩之為雍州以胡為西外兵參軍寧朔將軍建昌太守擊魯曾秀有功除建武將軍東平陽平二郡太守入為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加龍驤將軍前廢帝景和中建安王休仁嘗為雍州以胡為休仁安西中兵參軍馮翊太守將軍如故仍轉諮議參軍太宗即位除越騎校尉

劉胡來便止

劉宋京兆人也秦始五年為游擊將軍為輔師將軍豫州刺史莅任清謹為西土所安後廢帝元徽二年徵為散騎中侍領長水校尉明年遷衛尉領右軍將軍未拜復出為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四年卒追贈前將軍改封雲丘縣諡曰烈侯劉雲道襄陽人也元徽元年以輔師將軍淮南太守為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將軍如故明年徵為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

太守病卒以諡曰壯侯

太守景章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洵

太守顓初為豫州主簿舉秀才不行 以補

如與王濬後軍行參軍著作佐郎廬陵王紹

中郎王簿世祖征虜撫軍主簿廬江太守尚書

郎官郎江夏王義恭驃騎記室參軍汝陰王文

惠太子沈馬時顓父為吳郡顓隨父在官值元

西戎立安東將軍隨王討賊顓為

軍事除正員郎晉陵太守

七書侍郎又除晉陵太守龍

大明二年除東海王祿下南司馬尋陽太守行

江州事復為義陽王昶前軍司馬太守如故昶

尋罷府司馬職解加寧朔將軍改太守為內史

後復為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將軍如故行淮南

宣城二郡事五年召為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

領本州大中正七年遷侍中明年除晉安王子

勛鎮軍長史襄陽太守加輔國將軍未行復為

永嘉王子仁左軍長史廣陵太守將軍如故未

拜復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大明末新安王子鸞
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失上微有廢
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願言之顓盛稱太 好
學有日新之美世祖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
論頗相蚩毀顓又陳慶之忠勤 有幹略堪當
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顓慶之亦懷其德景
和元年誅群公欲引進顓任以朝政遷爲吏部
尚書又下詔曰宗社多故鸞因家司景命未
神祚再又自非忠謀密契豈伊 剋殄侍中

前軍將軍新除吏部尚書顓游擊將軍
作郎兼尚書左丞徐爰 內款參聞嘉策求臣
爰之効寔監朕懷且甄茲小社以獎義我旣不顓可封
新隆縣子爰可封太平昭穆子食邑各五百戶俄
而志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顓與沈慶之徐爰
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爲罪使有司糾奏坐白
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 口不被喚召顓虜及禍
詭辭求出沈慶之爲顓 陳乃見許除建安王休
仁安西長史襄陽太守加冠軍將軍休仁不行

即以顓為使持節督雍州之
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領志
寧校尉雍州刺史將
軍如故顓身效與宗謂之曰襄陽是惡也
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事有緩急故也
者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大道遼遠何必皆驗
如其有徵當修德以禳之耳於是狼狽上路恒
慮是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與鄧琬款
狎相遇常請間必盡日方夜顓與琬人地本殊
衆知其有異志矣既至在長陽便所劉胡謹備

械纂集士交會太宗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以
荊州典籤鄧琬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顓反意
已定而糧仗未足且欲奉表於太宗顓子祕書
丞戩曰一奉表疏便為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
可顓從之顓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
遣牙馳檄奉表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與琬書
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進顓號安北將軍加書
左僕射太宗使朝士與顓書曰夫夷陵相因興
革遠數或多難而固其國或殷憂而啓聖明此

弘治四年
卷之四
三十一
晉書

既著於前史亦彰於聞見王室不造昏凶肆虐
神鼎將淪宗稷幾泯幸天未亡宋乾曆有歸主
上體自聖文繼明作睿而辱均歸皇屯踰
既天地俱憤義勇同奮剋殄鯨鯢三靈更造
天順民安集寶命四海屬息肩之歡華戎見來
蘇之泰吾等獲免刃鏹僅全首領復身奉惟新
命承身運綬帶談笑輟丁壤聖世汝雖劬勞于
外跡阻京師然心期所古江漢何遠自九江告
變皆謂鄧氏狂惑比日國言藉藉頗塵吾子出

路之議豈其或然聞山之日此能無駭悒凶人反
道敗德日夜滋深朕近安慮取謀行自非惟毒
流外物惡積中朝乃以野陵邑虐宗室燬宗廟
鹵御物然後蕩覆宗都必使蘭猶俱非自非聖
上廟算弄靈圖僥倖眉遜一維持內外擁衛臣下則
赤縣為戎百姓其魚六天此事此理豈可執念
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又自三之子
九幽功貫三曜匡拯家國提毓黔首若不予民
南面將使神器何歸而臺下構息之空窺觀

彰感燕貴高亂趙護國極自古有之汝中一京
冠冕儒雅世龍象多見其誠或疑其忠邪何處遺郎
中之清執近忘太尉之然其相與或意然也
或姻婭周款一旦胡越能無悵悵若疑詐所至
邪設無窮汝當誓衆奮武朝令長若自是道
聽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宜直
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當由力不若跡屈身也
夫亮邪誤予南服寤寐失首若及棹必流歸誠
豈得勸三開寓非爾而誰五岳等並過荷 慈但

見義應之化雍容擢揚言白駒空谷之時也今
何毀擲先基自銘凶辰山阿講肅恭秘庭誰掃言
念楚路出豈不思公之邦幸納忠石以蠲美疹
裁書言表意幾其圖之時尚書石僕射蔡興宗是
顯勇領軍將軍袁粲是顯從父弟故言云登
胡中讞是久不決矣始二年夏加顯都督征討諸

軍事以經政一節率獲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
鵠尾顛本無將略性又怯懦在軍中未嘗或
語不及戰陳唯藏詩談義而已不能撫接
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失人情胡常
憂之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賈之就顛換裝
之資顛各曰都下兩宅未成亦應經理不可
徹又信使來之言京師米貴且至數自以爲
營攻伐行自離散於日及擗甲以待之太宗使
舊門生徐績奉手詔壁顛曰卿歷觀古今治之
與疆何嘗可恃自朕賦詐塗置梗塞卿無由去
表未絕爲臣今追蹤實 拙猶未爲晚也及劉日
叛心不告顛顛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公何小
子所誤呼取飛瓿謂其衆曰我嘗自出追亡之因
又遁走至鵠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
人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者馬蹶
士顛顛謂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官未一戰
而散豈非天邪若不能死當欲草間求活地一
三尊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

索節無復應者及日伯珍請以聞言乃斬顛首
詔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併
送首以為已功顛死時年四十七太宗忿其違
叛流尸於江弟子家微服求訪四十一日乃得
密致喪瘞於石頭後四與一舊奴躬共負土後
廢帝即位方得改葬山頭子戲為偽黃門侍郎加
輔國將軍成益城孫伯陽敗我棄城走討今以珠
勳字息遠會稽山陰人太常琳之孫也 題
揚州治所也 言樓一有風力以是非為已

吃好讀書且知名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長
王義欣鎮西功曹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二居
參軍領南羊我陽太守轉西若記室奉賊固辭曰
室之局宜具在華夷自非文行秀敏豈或居之觀
遂業之與平盤聞於鄉部情遊之數有編於疲農
引用不疑其無故得林風儼獨意財
命其所教曰昔之學優藝言富貴尚
薄質魯亦何容為觀聞居方辨物
人所以官下福亦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觀雖不

敬當昭新 三皇三帝精神皆著其年高德茂無以擬
衡一隅合衆 視聽言動也伏願天明照其心請乞改
今身授以國 曹則見鶴從方所憂去矣又 天
以記室之要 宜須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議
學不綜言不任又疏情何可以屬知祕記兼筆文
閨假吹之尤方斯非濫覬少淪常檢本無遠植
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燭增暉光景尚
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且敢白求從容保其
淡逸伏願於其 旨拙業之有地別由成之施絲

中舍人建平王友祕書丞中書侍郎隨王誕安
東諸議大夫中領記室中書侍郎建平王宏中書
長史入復為善 師臨游太守初晉出散騎常侍選
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
其選詔曰散騎職為近侍
其在之本 實惟親要而頃選常 陵
同檢時良 永實清職於是吏部尚書
顏竣奏曰 帝付華選 職任後 不新除臨海太守

孔覲意崇簡素司徒長史王駿懷尚清理並任
 為散騎常侍出相不致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
 尚書置二人以輔政事侍中奏與宗謂人選
 曹要重出宜信簡拔以名而不以實雖三意
 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耶既而言侍之選復舉
 選部之曹不異觀於本州大守正大明元年文
 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曹祕書監欲以為
 部郎不用不更延尉卿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為有
 司所糾石少不問六年除義興太守未之任為舉

太子中庶子房冠軍長史加寧朔將軍行淮南宮

二郡事其年復除安北太子護冠軍長史江

內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為人使酒使

每醉輒彌日不醒位之間多所凌忽尤不能

曲意權幸莫不畏而止天之下治產業居常貧

無者豐約未嘗關懷為二府長史典籤諮事

時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曉

政事醒時判波未嘗有塞眾咸云孔公一月二

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出祖每欲引見

先道人規其醉醒性且素不尚矯飾過得實
服用不疑而他物麤致終不改易時吳郡顧
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興
約稱此二人覲弟道去行從弟微頗營產業二年
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
紙席之屬覲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
妻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坐曰此
亦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
之燭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
與元基並華顯代之衣冠器用

蘭臺

史竝三口云富人咸有輕之之意

貞清嚴白重赤之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

穎川鄆陵人也自出為新安王子鸞

郎長史參中東海太守卒官八年親自郢州行

徵為右將軍將軍未拜徙司徒左長史道存代

為後軍將軍江表時夏土大旱都邑

一十許百錢道存處覲其之書莫載五百斛米

餉之類也史謂之曰或在後三

齊有珍糧二郎三彼米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
戴米還被吏曰自古以來無有戴米上米者都
下米貴乞於此貸之不聽吏乃戴米而去
元年遷信甲未拜復為江夏王義恭太子瑱
出為壽陽王丁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
會稽郡事太宗即位召覲為太子詹事遣故佐
平西司馬庾業為右軍司馬代顓行會稽郡
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瑛入東慰勞
至說顓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田

已今南北竝起遠近離叛若擁王郡之銳
三吳事無不克覲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覲
長公瑛二子淹玄竝在都馳信密報泰始
正月竝叛逃東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

篤又密通京邑與長子寶書謀議未叛

太子寶先為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
朝廷孤弱一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顓前
已渡浙江遂據部同反吳興太守王曇首
與太守劉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

既東太宗所以代延熹為義興如延熹威將軍以
延熹為已誌以王休考鎮東長史崇至長唐明
與延熹合太宗德道威將軍沈懷明東討
張永係進生聚將軍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
軍事移後東土曰蓋聞豐集有北禍至無門倚
伏之來實惟人致或言高述貪亂終於宗祀昌憲
機氛旋潤不載斯則昭章記牒炯戒今古
白國步時三綱道盡神歇靈繹瓊業綴旒
上仁雄集瑞英高應鳳儀標昇龍電舉

紫樞不俟鳴呼之誓凝政中寓不肆漂杆
威是以墜維再造虧天重橫幽明裁紀標配
光而羣凶恣虐功扇童孺最爾東垂復淪
邪回從慝螭動聖圖寔發神威四臨羽馬
所屆義旅雲屬攬鉞所麾逆徒冰泮勝負之效
皎然已顯司徒廷安王英猷冠世重率元戎票
騎山陽王風略一夙昭撫厲中陳或振霜江
騰焱荆河金甲迴天庭響震海浦前將軍吳
興太守張永東土用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

懷明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霜
銳五千能騰虎步龍驤將軍王穆之龍驤將軍
頭生鐵騎連羣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 聲
校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汎左軍垣恭右
步兵校尉杜幼文穴從僕射全景文負外散騎
侍郎孫超之竝平虎旅駱驛雲赴殿中將軍杜
敬真殿中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甲
萬分趣義興予猥承人乏總司戎統聳劔
馳申憤海曲歎氣則白日盡晦刷馬則清江例

流以此伐叛何勅不勦以此柔服何順不懷
彼羣迷弗辨堯桀螳蛄命擬雷霆之衝已姑
之葉當霜飆之隊足豎所爲寒心匹婦所爲也

夫因禍提慶資敗爲成前監不忘後事明筮若
能相率歸順投兵効款則福鍾當年祉覃來裔孰
如身繫宗廟鬼饑魂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
購生禽貳千五百戶開國縣侯生擒琛千戶閭 縣
侯斯送者半賞時將士多是東人父兄子弟皆已附逆
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四罪不

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
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眾於是大悅觀所遣孫
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懷明
所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
安否百姓驚擾將士咸欲離散永退還延陵就
休若諸將帥咸勸延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其
猛塘埭決壞眾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
斬眾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
軍王劉亮又繼至兵方轉加人情乃安時永

人其言信復反柵縣西江峴山斷過津徑劉

熙加其寧朔將軍杜敬真陸攸之溧陽令劉

文攻景宗別此石動其中兵參軍史覽之等

人永世公徐崇之之鄉理起義攻縣斬吳官吳

喜至以崇之領縣事太宗嘉祐休休等誠以除休

文靈朔將軍縣如故崇之殿中將軍行世

事並賜侯爵等敬真及員外散騎侍郎等起之

等云國山縣界邊京軍於虎檻村擊之入破之自

國山進兵城去義興十五里劉延熙遣其女孫

矯以沈靈秀為黃宗嗣雷拒言言等守兵在弱

眾之身勢又懸交戰盡口臨陳斬立孫言宗餘眾

時女因進義興南郭外延熙屯軍南州

遣步騎擊之即退還承北乃柵斷長橋保郡

守以兵與之相持首業於長塘湖來岸築

城在眾士及歸人其城與延熙等相犄角

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太宗

軍取所求須不時道外警失步與司徒

反江晨夫驍果

身可以手配之使或東

陵出長卷雖云千兵百者

參信云賊案城猶未合曲

與今徐宗之馳往攻之四

相赴城入陳大破之度宗

軍既任不意得蜀人數百

其短兵入應元曰云白盟

軍之及至每元宗京人並

得於捺食人每見之

前賊連柵周亘塘道迫狹將士力不得展亮乃
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即皆摧破袁標
遣千人繼至齊王與永等乘勝馳擊又大之
屠其兩城曇瓘率衆數百鼓譟而至標人造二
人繼之衆軍駭懼將欲散矣江方興率勇士迎
射之應弦倒者相繼曇瓘因此敗走吳喜軍至
義鄉僞輔國將軍車騎司馬孔柔屯吳興

太守王曇生諸璩所事會信還云臺軍已近
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收
爲人爲左右聞之並各散走璩與曇生焚燒
庫東奔錢塘喜至吳興頗置郡城倉廩遇雨
然無所損失初曇生遣寧朔將軍沈靈寵

千人向黃鵠嶠欲候道出蕪湖迎接南軍廣
德令王蘊發兵據嶮靈寵不得進屯住故鄣曇
生既走靈寵乃與弟靈昭軍副姚天覆率偏甲
以下十七軍歸順太宗喜加之擢爲鎮東
因率所領東討喜分遣軍主沈思仁吳係公追
躡璩等陸攸之任農夫自東遷進向吳郡臺

弘治四年 卷之四十一 陸攸之任農夫自東遷進向吳郡臺

軍主張靈符即晉陵其月四日齊王急攻之其
夜孫曇璿陳景遠一時奔潰諸軍至晉陵袁標
棄郿東走晉陵既平吳中震動吳興軍。至
顧琛與子寶素攜其老母泛海奔會稽海鹽令
王季邀討不及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吳喜統全
景文沈懷明劉亮孫超之壽寂之等東平會稽
追齊王張永姚道和林幼文垣史。祖張靈

討王穆之頓生江方興南伐其月九日喜等
錢唐錢唐令顧昱及孔璪王曇生等奔渡江

北參軍沈思仁彊弩將軍任典辰夫龍驤將軍
志之南臺御史阮佃夫揚武將軍盧僧澄

軍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砦農夫等攻破之乘
風舉帆直趨定山破其大帥孫會之於陳斬首
自定山進向魚浦戍主孔叡率千餘人據壘巨
巽佃夫使隊主闕法炬射殺樓上弩手。獲

駭思仁縱兵攻之斬其軍主孔奴於是敗散其
月十九日吳喜使劉亮由鹽官海渡直指同浦

壽寂之濟自漁浦邪趣永興喜自柳浦渡趣西陵西陵舊嘗皆悉散潰斬庾業顧法直吳恭傳首京都東軍主下道濟督戰許天賜請修業新野人也父彥達以幹局爲太祖所知爲益少刺史世祖世官至豫章太守太常卿劉亮全景文孫超之進次永興同市遇觀所遣陸孝伯孔豫兩軍與戰破之斬孝伯豫首自稽聞西近將士多奔亡觀不能復制二十日上虞令下晏起兵攻郡觀以東西交逼憂慮不知所爲

父率千餘人聲言東討實趣石鵠先已具船海浦值湖涸不得去衆叛都盡用生載以小船于嶠山村僞車騎從事中郎張紇先遣人

唐記言歸誠及觀走綏閉封倉庫以待王師二十一日晏至郡入自北門因綏付作部其夜殺之執三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空立若邪村民錄送僞龍驤將軍車騎中兵卒電主孔徽將斬之徽曰吾年已過立未嘗官任家知己之願以身許之今日就死亦何所懷令矣

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勤
登之命屬有所歸由夏
有神旬擅資天府之靈
外故龍式清區守天帝王
名曰景歸其義應天合以

世祖家運已絕
未知彼道徒以
威臨四方以制
唇目以震人之

列傳第四十四

書八

弟四十五

宋書八十五

臣沈

約

新

謝莊

王景文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年七
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容儀太祖見而
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劭曰
此出王山虛也哉初為始興王濬後軍法曹行
參軍轉太子舍人廬陵王文康太子洗馬中舍

入廬陵王紹爾中郎諮議參軍又轉隨王誕後
軍諮議並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誓而制
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

殊合之則濟內為一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力完
彭城虜遣尚書李孝伯來使與鎮軍長史張
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徽其名聲遠布如此
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尚 王鑠獻

魏普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表淑文冠
時賦畢齋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

東無我知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
隱其賦元凶弒立轉司徒左長史世祖討

書檄書與莊令加政治宣布 腹心門

應奉啓事密詔世祖曰賊劬自絕於天裂衣冠毀
是窮弒極逆開闢未聞四海泣血幽明同憤奉

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迹昭然伏讀感慶天作
室歡昔重光殿下文明在嶽神武居陵

威靈行天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恥使池
之備更獲締造垢辱之耻復得明日伏承所命

柳元景言曰為文恭宗愨沈慶之等精甲士萬
次近道殿下親董銳旅授律繼進荆郢之師
此漢之衆舳舻萬里旌旆虧天九土冥
后且會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相暴殄
闔橫流百僚屏氣道路以目傲至輒布之京
朝野同仇里頌塗歌室家相慶莫不望景
魂瞻靈足先帝以日月之
臨區室

所漸無幽不洽況下官世荷寵靈叨恩踰
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由

悲關之知所裁世

求通立中上詔意

壯義曰臣愚以
是視

請或以規國順之
六弱無明柔遠距而觀

足表疆且漢文和
豈止彭陽之寇武帝脩約

不廢馬邑之謀故
則經略不足

為屬
之邦
之俗
無益

異之風
交易
矣
應深
和約
論尤
宜同

統巨
廣管
議國
信恩
不致

時驃騎將軍言二漢嘗為荆州後亦有荆州
刺史南郡二漢宣入朝義宣固辭不入而誕傳
亮曰下船北丞無入志驃騎發得與
如似欲相逼也於不使世祖乃甲誕發日
宣意亦不下上以政降發宣弘成則下節儉詔
書事在孝武本此慮此制不行又言曰詔云
責成竟利與貨歸者悉皆禁此實允
聽其中若有犯則應依制若廢法申
更命今有所屈更分伏願深思無緣明詔

下而責實非來大臣意謂大臣在君位者尤不
與民爭利不審可謂在此取下拔發言織
深弘孝變元年三變之術將軍祖嘗
歸莊以與拔州刺史言與送別來後反叛世祖
因責集問病所在答曰昔以與魯奕別竊為陸
下杜郵之馬上言說言時以為知言于時
路險乃上言曰三閭司馬于非此若燭
德系鄰國三侯必之責詩稱珍怪誓定祭
儀用能道無積化三本已伏信陸下廣慶集

國籍官為縣父矣選政以言三謂風采之言所與
謠反遠空言辰陪告平海聲方製三編惟隆陳
所漸治亂之由何嘗不與實得才者皆因去
楚言以言人為實虞典以則哲為難進選之
孰既弛中代登造之律去圖當今必欲崇本
康務庶民濟俗難更治遠選與取九成升層中
陽其賢是於徐而受錄白六六 共出於
李二都智之所產士隩才之不足其實過與不
用矣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

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臨
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良之鑒金鏡難原
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言 乎昔公

僕同升一官行取臣於盜趙文非親士疎嗣祁奚
豈謂難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
式昭世牒只自古任薦為貴罰弘明成子與三
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川 卷

稱其缺而時以田采張敦進陳湯而坐以視爵
此先事之志誠惟亦後王之鑒鑒如臣愚見宜

晉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
得其才據主恐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身
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
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
先親民親民之要寔歸守宰故黃霸治潁川累
稔杜畿居河東不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宗輝
寵今位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
六年之制進位獲章明庸情
此則下無浮謬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

有詔莊表如此可付外詳議事
行其年

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
王義恭牋自陳曰下官凡人非有達既異識俗
錄之志實因羸疾常恐奄忽故少來無音
人間豈當有心於崇違邪頃年乘事回
果號食非次既足貽誚明時又亦取愧朋友前以
聖道初開未遑引退及此諸夏事寧方陳微

請教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
惟在已知尤實懼塵穢尋序直生多病天
下所悉兩脅痺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
三每至一惡痛來逼心氣餘如縱利害數
成痼疾吸吸憒憒常如行尸恒居死病而不復
道者豈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思效殊端
庭際以綜所忝眼患五月來
復得房

遊風日晝夜情憊為此不復得朝詢訪

已對十日持此甚生二而使金絲九流
之誼實由聖慈罔已必示言之信自苦劇
事任而體氣休健承維聖之慶自效

苟欲思閑辭事邪家系貧弊完舍未元兒息
不免廢糲而安之若今寧復是能忘微
復有切於此處故無得花願耳今之所希

小閑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

經披請才蒙哀恕長由誠以辭請不妄上感

世無年二高祖四太曾祖三十一二祖四

下官新歲便三寸五加以正其意如此當復幾時

見聖世就其中煎懷若此實亦可矜前時曾改

願三吳赦旨云都不須復議矣豈真非過崇

是下官生運不應見一閑逸今不敢復言崇

當付之來坐耳但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

病此便是志願永年在衡門下有所懷動止必

聞亦無假居職患於不能卑萬耳

常羸疾如此孤負丰上擢撫之恩私心實自

愧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死自固但庸近所

恐未能仰徹公恩盼弘深粗照誠懇心願生

次賜垂拯助則苦誠至心庶庶哀允若不蒙

祐下官當於何希冀邪仰察察願不

三年坐辭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為都官尚書

奏改定刑獄曰臣聞明慎刑獄存姬典哀於

折獄實踵呂命罪疑從輕既前王之格節

歸經亦列聖之恒訓用能效外平道否

遠漢文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宣信文

之吏立鞠訊之法當是時也號令刑在世一

之吏立鞠訊之法當是時也號令刑在世一

臣親臨聽訟億兆相質以為無冤民大而以
周亦虛煩聲尚錄臣精請立聽之惡無言於
物三省之澤未洽於民謹願年重於餘
猶察監司計復多未其責或規免冬不慮
受對之下等不認濫身遭錄鑊之誅家妻奴戮
之痛比伍同開莫不及罪是則一人罰謫必者
數十言齊女告天臨淄臺負婦冤戮
愆陽此皆符變靈祇知咸示緯臣近兼
重口入人旋觀其初死有餘罪詳察其

並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也舊官長竟
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郵賊吏非也
於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
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
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覈辯必收聲吞墨然後就
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
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
無恨庶戮高棺之諺較歎於終古兩造之察流
於方今臣學聞申韓才寡治術輕陳庸管

國憲上可親覽朝政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
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下詔曰八柄
下以爵為先九德咸重政典居自銓衡
替攸寄頃世以來轉失厥序徒秉國鈞
權謗今南北多士勳勳彌積物情善否實繫斯
官人之誅誣聖克允則哲之美大興帝所難加
護議成風以一人之識當群品之謂
致平吏部尚書可依郎分置并
宰江夏王義恭曰
臣等以在朝論者亦有同
臣等以在朝論者亦有同

此易以舊出生疑但吏部尚書由
此以選舉良以一人之識不辦洽通兼與
庶推不宜專一故也前代官
錄作則永貽後昆自此選舉之要唯由元凱
一人若通塞乖重而詳達者數且違令與物
理至隔闕前王盛主猶或難之况在寡聞
見其短又選官裁病即嗟左請滿道人
會為盈有虛旬日之間便至悉言况實有假許
不由寢頓者邪一此謂不削貧苦交困則兩邊破

愚互不相體校之 以實並有可采者職置二
則無此弊蓋選曹 權要歷代斯重人經此職
便成貴望已心外 議咸不自限故范氏
舉兵滅門以此言 之實由榮厚勢重般般
至設可擬議此授 有數人本積歲月稍加
引進而理無前期 夕生慮表或嬰艱抱疾事
至回教官人之任 決不可關一來
非有熟責已貴難 成既成以長官具之無
便是一限 世臣相處之方臣

所以彌覺此職宜在降階監令端右是處時
無人則闕異於九流今但言選部有減前
物情好猜橫立別解本旨向
不外官

從郎分置視聽自改選既經先民情已變有堪
其任大展遷回兼吊之宜以時稍進本職非後
重官可得不得帶帖數過后之盡無詔怪

分判揚子時復有意於此正該改章不
該惑爾來多季欲三歲下處分會何偃致故應
有親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詔交不得正悉

文德具陳於是置言又部向書二天省正其
言壯及后文尚言顧頤之逆補建職還右備將
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鳥詔慶巨為代所
上其詞曰天子馭三光總萬壽提靈運之節
裁河書之遺矩是以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符瑞
之慶咸屬崇懷之應必躔月畧呈祥乾維效氣
賦景河房承靈天駟陵原郊司景躍采
冰質辭水空而南係去輪臺山東泊乘玉塞
寶查芝庭而獻祕及其養安驥校進駕

治輝大出於國阜甘土襄於帝閑超益野而
綠地軼姑圃池而爍紫燕五王傳其術十氏
玄車門豈或狀西河不能傳也苞以均

佩蘅以崇躅卷雄神於綺文蓄奔空於離屬
籟雲之銳景戢追電之逸足方壘鎔於丹縞亦
聯規於朱駮觀其雙壁應範三封中圖文
滿燕室虛陽理竟潛策紆汗飛赭沫流
尋夏已升來齊既薦始徘徊而龍僥終沃若而
盼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壑削寫表

塵狀吳門之曳練窮虞庭之蹈蹠究遺聖之
衮若夫蹠實之態未卷凌遠之氣方據歷代野
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
歸風於北部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
乃日宣重光德星昭衍國稱梁位佇蹕史言壇
為望踐部上之瑞彰江間之禎闡榮鏡之運既

曆已辨感五繇之呈
臨鑒君羣山

有事於東嶽禮也於是順斗極乘

於昭且分月應於壬午駢駢翼翼

旋風而浮塵爰煙肅肅聖聖
齊郊而掩而比林集嘉
璧以鑿金給以茲
之禮殫億兆
於紫壇是以
登朝蓋今以晨
今松有茂祚神
號慶榮之列
於胥度鴻名

聖以鑿金給以茲
璧以鑿金給以茲
之禮殫億兆
於紫壇是以
登朝蓋今以晨
今松有茂祚神
號慶榮之列
於胥度鴻名

璧以鑿金給以茲
之禮殫億兆
於紫壇是以
登朝蓋今以晨
今松有茂祚神
號慶榮之列
於胥度鴻名

之禮殫億兆
於紫壇是以
登朝蓋今以晨
今松有茂祚神
號慶榮之列
於胥度鴻名

於紫壇是以
登朝蓋今以晨
今松有茂祚神
號慶榮之列
於胥度鴻名

登朝蓋今以晨
今松有茂祚神
號慶榮之列
於胥度鴻名

今松有茂祚神
號慶榮之列
於胥度鴻名

號慶榮之列
於胥度鴻名

於胥度鴻名

謂魏魏平蕩蕩不為無得而得焉又伊尹作
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為侍中領前軍將軍
于時世祖出外夜還敕開門者居守以安
虛執不奉詔乃開上後因酒譟從突
鄉欲效郭君立早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
節豈于遊田宴食之間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在
宵歸容恐不從之之使妾生矯何許也是以伏

筆乃敢開門且防視游擊將軍又領本州太
正言文王子勛征虜長史廬陵太守加冠軍

軍改為江夏及三義郡太守長史將軍如故六年
又為吏部尚書備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
免官事在顏延之傳時北中郎何新安王

有感寵欲令招引才望乃使子驪馬板莊為長史
府丞建號撫軍仍除長史臨淮太守未拜又除
吳郡太守莊多疾不樂去京師復除前職明
帝即位以為為余吐紫光祿大夫初世祖寵
如薨莊為謀二公督執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
毒母門事廢帝在東宮衛之至是遣人責

曰卿昔作殷書如誅頑知有東宮不將言之可
談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為
深困莊少長言田貴人且數示之尚方使知
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然其言繫於左尚
宗定亂得出及即位以莊為散騎常侍光祿大
興加金章紫綬領尋陽王師頃之轉中書令
侍王師如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
不官並如故泰始二年卒時年四十六追贈
少保大夫常侍如故諡曰憲子所著文章四

錄言行於世長子晉平太守女為順帝皇
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王景文琅邪臨沂人也名與明帝諱同祖

海太守伯父智以簡賢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常

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

智在焉它日穆曰高祖曰伐國重事也公

何乃使王智知直曰祖笑曰此人高簡豈

論議其見知如此為太尉咨議參軍從征長安

留為桂陽公義有妻西將軍司馬天水

留為桂陽公義有妻西將軍司馬天水

為宋國五兵尚書晉陵太守加秩中一
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父僧朗亦以謹實身
知元嘉中為侍中勤於朝直未嘗違情
之以為湘州刺史世祖大明末為尚書左僕
太宗初以后父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又進開府
儀同三司國議為加侍中特進尋薨追贈開府
謚曰元公景文山繼智幼為從叔球所知
姿好言理少與任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
長為太宗妻又妹而以景文名與太宗同

祖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
以適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起家太子太
主簿轉太子舍人襲爵建陵子出為江百

恭始與王濬征北後軍二府主簿武陵王文學
世祖撫軍記室參軍南廣平太守轉諮議參
軍仍度婁北鎮軍府出為宣城太守元凶弒
以為黃門侍郎未及就世祖入討景文
歸款以父在都邑不獲致身及事平頗見嫌音
猶以舊恩除南平王鑠司空長史不拜為東

陽太守入為御史中丞秘書監領越騎才為不
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但
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氏
北之望並以補之尋復為左長文坐歸墓門
臨赴竟官大明二年復為秘書監太子右御率
侍中五年出為安陸王子綬冠軍長史輔國將
軍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又徵為侍中領射
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右衛如
坐與奉朝請毛法因捕戲得錢百二十萬白

領職尋復為中庶子中庶子未拜前廢帝嗣
從秘書監侍中如故以父老自解出為江

義恭太宰長史輔國將軍南平太守永光

吏部尚書景元三年遷右僕射太宗即位加領

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仗士三十人入六門

將感云平殄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敵國

鮮萬有善無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

而成先為不可時乃制勝之術耳尋遷丹陽尹
僕射如故遺文之憂起為冠軍將軍尚書

丹陽尹固辭僕射改授散騎常侍中書令中書
將軍尹如故又
酈不拜仍出為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豫州之新城
郡諸軍事兼江州將軍江州刺史讓常侍服闋
受太宗前書除
祭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佐大
業乃下詔曰大
良圖宣國賞世少弊人命殊績
朝策勤三府
南將軍江州刺史自京文風
粹理懷清
胆兼望實益備吳岷寶曆方
伏千紀預賦
略宜登某社永

徵列尚書

通政吏部尚

業詔遠並

勳與景文可

始昌縣伯端可

讓不許乃受五

一部後以三州

故州不果遷

士疏

具宗識

太子左

政續

安縣侯食邑八百口興宗可

南城縣伯食邑五百口景

百口進號鎮南將軍

從鎮南昌領豫章太守餘如

之徵為尚書左僕射領

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關刺史知右左
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知晴懷非
聊爾也固辭詹事徒領中書人常侍僕
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
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淵宣
旨以古來比例六事詰難之不得已乃受拜時
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稍為身後之計諸
吳喜壽所察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殺之
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索經軍旅又疑其將來

詔言曰一山不可親三長射殺人

張字也景文彌懼八日陳永辭揚

下劣方園無等特逢耳私頭叨不

其任理且覆折雖亦恭謹無補黃至夙夜焦

無地容處六月中相臣一男女殺兩妻蔡疏

以今其兒啟聞乞祿求官又云凡文人通疏

經臣署于時驚怖即欲封三上呈更思此

漠庶非通謗且廣聽察幸無復所聞比日忽得

兗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遜被云是臣屬不載

此人即問郝顛方知虛託此十七日晚得在商參
軍事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略奪其婢臣遣李武
之問儼元由答云使人謬誤誤之與實真
知聞此之日唯有憂駭臣之所知便有些三
所不覺尤不可思若守爵散輩寧當招此誠
由簡拙非復可防自竊州任倏已七月無德而
其殃將至且傳職清峻元禮宜儲極以臣
豈可暫受請恩懼罪不敢執固無魂褫氣
自天常九臣懸懸人羣病絕力切誠朝點列

無與等獨息易駭慙懼難持伏願薄回矜愍
臣身計大夫之渥足以自周又懷欣羨未敢
請仰希慈宥照臣款誠上詔台曰去五月

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署竟請敕
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
由來常患殷恒妻亡婦耳閨閣之內傳聞

作一兩倍落漠兼謂卿是親故希卿置

選事獨關卿也恒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
駭異且舉元薦凱咸由疇諮可謂唐堯明

于其政邪悠悠好許貴人及在事者屢及偶不
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託貴人及在
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京師乃至州郡
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亦承詔及
親近驅使人慮有詐其名載禁物求傳檢校疆
賣猥物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亦乞州郡資禮
希蠲呼召及虜發船車並啓陛下在所有
錄但卿貴人不容有此啓由來有是何故獨
之居貴與但問心若否為耳大明之世策徐二

不過者戰推之凡主器師治衣世射精
錄任置省事及錄重並依錄格案作今來亦不
異為備射人情向案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
君子傳位錄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
是思卿虛心受榮而不為累貴者有危殆之虞
早殿有溝壑之憂

避禍不如無心若任運夫千仞之木斷才於多
斤一寸之草亦瘳於國高涯之脩業與深谷之
愛德皆正之要巨細一揆耳晉書萬七戰也
於歸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交故廿八
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
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然
為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
名位貴遠人以仁懷泰則觸人攻容不則行
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

於瀟瀟瀆死於滄路者天地之間亦何
與人下不以係意下以此而推事何必難
安身安但人生也自應早慎為道行已用
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隨參
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正
是依係於理言可行而為之耳得言者事
言遇不言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
晉平庶人從言陽歸亂朝人皆為之戰慄而
運中與之運者類圖運禍於襄陽當是

謂之曰汝等為鳳鳴之子是也同滅駱寧

語人云越三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

范滂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

有越三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

汴水歸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

人言爵級寧古義嘉深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

知百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

弟並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一人

出為江州刺史處一旦安駕皇后臨

則宗文自然成宰相門族獲成藉元勇之重

者不為純臣恭豫元年春上流馬乃遣使送

賜景文死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

此處分死時年六十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常侍中書監刺史如故謚曰懿侯長子絢

字長素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

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即答曰草草必

偃少以敏惠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祕書丞

年二十四先景文卒謚曰恭世子子若龍

時齊

受禪國除景文兄子蘊字老深父楷太中大夫
人才凡劣故蘊不為群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
為廣德令會太宗初即位四方叛逆蘊
為將假寧朔將軍建安王休仁司徒參軍令
故景文甚不悅語之曰阿益汝必破我門戶阿
益者蘊小字也事寧封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
為中書苗門郎晉陵義興太守所莅並
在義興應見汝治以太后故上元官廢帝元
初徙為苗門郎東陽太守未之郡值桂陽王

為京邑 蘊領兵於朱雀門賊敗被刺事平

侍中出為等朔將軍湘州刺史 蘊輕躁薄於

業時沈攸之為荆州刺史密有異志蘊與

厚及齊王輔嗣政蘊攸之便違謀為亂會遭廢

愛遷都停巴陵十餘日更與攸之成謀時齊王

世子為郢州行軍蘊至郢州謂世子必下

故因此為變據夏口與荆州連橫世子

稱疾不往又嚴兵自營蘊計不得行乃下及攸

之為逆蘊密與司農袁粲等結謀害在 傳

24625.1

賈走關場是合斬於...
末為海鹽今奉始初...
官至司徒記官家尊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
匪由勢至若泰始之朝...
吾參竝路傾覆之家庶...
昔今義在比年

...

...

H953.2
3427

